四庫全書

集部

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十五

宋 李之儀 撰

序

折渭州文集序

師曠之聰離婁之明非得之天則豈能見之於視聽邑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非得之心則豈能應之於手其用雖不同要之非勉强而至者也昔之能文之士亦莫

不然司馬相如揚雄之於詞賦司馬遷劉向之於叙事李陵蘇武之於詩是以其所長自得而因其所自得者發之於言耳至於離婁之視不能代師曠之聽輪扁庖丁不能互任其手故能叙事者未必工於詩而善詞賦者未必達於叙事蓋各有所專而其他雖通終不得而勝也諸葛孔明崎嶇戎馬間本以經綸為事而出師表木鑠曲讀之者不得而優劣豈任重邁逺之氣開物成務之才不期於言而言自至非若視聽與手與諸能文

者繫於一偏而不可以交舉而相先信矣天下之奇才也公生將家便馬善射制勝料敵乃其所事而文詞論議駸駸欲與古作者並驅爭馳豈非天得而兼通之忠義激於中利害動於外亦不自知其抑揚頓挫交舉相先而見於筆下耶於是知公於前人幾可以無愧矣既以世業遺其子彥野屢立戰功嶄然出頭角號名將彥質介之遵公所令篤於藝學妙蘊而英發落筆即在人上天子得其所為文而欲遂易文階又使從天祿石渠之

遊殆若王良造父秣驥子而問途其志氣已在萬里外矣公蕘介之緝公遺藁得詩若干陰符經頌一邊議若干奏議若干掇為若干卷藏於家而以序見屬公一時偉人也功在朝廷名在四夷德澤被於所至之地而軍民如赤子之慕父復其言皆足以聳動後世不止苟為文詞之工而已豈待予言而後傳邪然予辱公知為深竊幸託名其傳故不得而辭也

送鄭穎叔入京序

物所取則為富富而特異則為貴天地粹和之氣無不在也蓋有所專焉故四方之產不同而於其所專則斯可以貴矣於其貴又聚而為富則纔一二數而於其所富之品卓然絶出者惟信一州爾於一州又有所產之地焉貴溪是也凡産於其地者金銀水晶空青石碌怪奇偉麗之物是皆得而用之雖貴且富茍為所用則尚安得而貴哉惟能用其貴然後為貴不曰其人歟予私疑夫明天子在上闢三舍教養天下士舉三代之墜典而

嗣成先志而歲貢特信未有以異於他州豈其怪奇偉麗之物勝而有以撓之邪蓋怪奇偉麗之物天融地結非一朝夕而成況人也哉亦必待時而後出是不獨貴其富抑亦貴其貴也予得罪居太平既歸道金陵樂其江山風物而不能去因家焉間以事來太平久之遂有生遊死葬之意邂逅貴溪鄭君穎叔為州學教授時得一接語則魁然若不可得而同淵然若不可得而測既從家焉乃得屢從之遊而予所舍適在天寧寺側穎叔

投閒多過其地予得從容襲之則前所謂不可者非難同也盖有所觀焉非難測也盖有所擇焉觀與擇予固不足以當之而似有以見委之重則予私淑諸人而夷攷之則高明疏通練達而不苟殆非規規於尺寸錙銖之近者已而訪其在事之詳則强者下之弱者振之程校低昂如權衡之於輕重不踰繩墨而學者得肆其才隨所區别而條制舉適其用上能承教養之義下能合同異之衆信乎能用其貴而貴其所貴者也夫貴其所

貴矣其於人也孰禦焉比受代將如京師方明天子網羅俊傑極天下之廣而布之周行穎叔之貴必有識而薦之於上者予獨慮予所私淑與夷考之而信者或未盡知故於其行序而申之以告夫識之者以備顧問之所及

張覺夫字序

自形之下者言之高者必曰山深者必曰海謂山高幾尺海深幾丈則未免於億計要之終不出於度量則捨

尺與丈何適乎至於錙銖毫髮不差則妄矣山果高幾
尺海果深幾丈耶惟古人真積力久推其自得之學以
就聖人之事業則未始不若合符節聖人之事固不可
以形論則終見之於形者以其器耳以形而論如山之
高海之深猶謂之億計而聖人之事業乃如是是器不
可以易也令夫曲直長短圓方大小置之安則安置之危
則危左右上下惟吾所命此器之不易者詎不信哉伊
尹耕於有莘之野曰予天民之先覺也匹夫匹婦有不

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内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此其器也方夏德之衰桀之不道人知其必亡猶就之就之而不售則去而之湯凡五就而卒為湯所用何哉非不知桀之不足與有圖也猶幸我君之或能用我桀乃湯也非湯不知伊尹也亦五就而復用君子未嘗不謹未嘗不待時而復動知伊尹之必能相予弔民伐罪亦必至於五而後用既用矣蓋有所得也其後果咸有一德克享天心遂濟其美以成其事業則其自

任之重得不謂之若合符節耶非獨伊尹也凡學者莫不由此故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學之不為王者事不得謂之學零陵張君仲先字覺夫以其名問其字於余余以是告之覺夫明爽高秀雖在場屋而不專為場屋之學旁探容取自物物而名之將種種皆入吾用而後已家世以文章行義表見士大夫間零陵之張海外率知之而覺夫乃資其大得以負荷家之傳放擴而達之以見於

事業則夫名之所因字之所訓其可得而已耶茍不已矣則伊尹之志其遂哉勉之余將拭目以俟崇寧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姑溪居士序

夾山語錄序

以如是因作如是果作如是見說如是法不離當處而盡未來際由無始有以至遍周沙界然皆本於如是然雖如是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又況一問一答提唱展演若偈若頌者哉夾山長老既以如是來復以如是去

又以是而再往爲日既久隨時是現因物流布門人緝之以爲後錄乃相謀曰我師之道既已行矣其說不可以不廣遂命工鏤板將使在在處處皆得而有之鎖龜打瓦固知是成佛作祖亦於是或曰隨緣應感靡不周何假此而後廣邪曰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皆非所以況夾山也然則夾山何從而見邪如是如見

祥瑛上人字序

古之人所以自厚重其字者誠以其賢否配美必常與

名字相上下而始終昔邾婁片善可稱春秋褒之曰儀父解者謂名不如字以為極美之談故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否而貴賤之是以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祥瑛上人欲更其字數以名來請告之曰許慎云瑛光瑩玉色也夫充實之謂美瑛則美之盡也推此則瑛乃瓊之精其光瑩特可見矣宜字之曰瑩中瑩中上人少啓禪關得佛三昧異日高提祖印特未可量也然其心

地真淨明妙虛徹靈通輝然而瑩於中又豈能掩之哉庶幾不失其貴者歟戊戌三月六日姑溪老農書

送戴道人序 并詩

戴道人金陵富家家破得命術與常所論者不同學士大夫多從授其術者所論不差毫髮奉祖母由廬山涉江州南康府蕪湖縣久之凡沿江諸名士待之如朋友一皆稱其長且譽其為人過太平予一見知其不凡已而稱譽繼至予所不自知者壽而晚日可期固不足問

又無志思以同授者然心實愛之眷眷不欲其去既告別輒作詩以送之並示其所向所負如彼而汨没於窮荒以老良可惜也政和二年二月二十日姑溪老人

詩

懶將身世問窮通邂逅僧軒一席同已歎故家如墜葉可堪白髮共飄蓬冥搜因出能言外妙用都歸指掌中咫尺京師莫辭遠有雲何患不乘風

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十六至四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録監生臣張時逢

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十六

宋 李之儀 撰

記

分寧縣廳雙松道院記

分寧治洪之西南距州城四百餘里四達皆山縣居衆山間自為一樂國山刻露峭拔溪流回環可鑒毫髮繁竹木富茶紙蜜蠟人力田不外求以足尚氣一不相下

父子兄弟至不相容知刑名書頗善訟多能文之士以之名世者接武而出然仕不大顯士大夫論議間喜為稱道而於其風俗則終有焉以故知有為縣者尤難其人非才且明篤于自信而不為勢力之所回敓則未易居也吾友金陵李道甫調官吏部覩是闕榜于部之門而凡可以應格者立榜下睥睨而不敢占道甫問所以然皆能道其詳而相顧嘆息曰非不欲也三年其得一日安乎道甫笑曰為政在人耳遂躐其前而占之未出

人已望風懷服父老相語曰為吾邦者多逡巡而不敢就其風聲何至是邪是令不狃于傳聞而來必髙議敏用無所牽制我曹得以是流傳之非而因可以破他日來者之惑也道甫既到父老復相語曰吾令果如是計一語之出奔走趨承之不暇一令之下家至户到肅肅如風雨乆之道甫亦知其安吾之政而信其風俗有時而可易也居數日訴牒無十之七八案牘簿書如質物之插架文移報應如水之赴壑輸委追召不失所期訟

庭幾可張雀羅官舍與僧舍無異道甫曰是豈易得者
可無以自文其遇而慰吾之所不惑而來歟亦足以為
後日欲來者之信也乃闢其東伐雜木數百株得地十
餘畝因二古松而為道院鑿池種蓮環小洲作亭其上
度以飛橋臨橋為軒對軒為樓面樓為堂依堂為齋以
入皆抱兩廊樓前之松半分上聳堂前之松樛曲下蔽
如偃蓋疏泉注齋前絡石嘈雜聲若鳴琴又得山谷老
人舊所書琴堂揭于樓下即之以治事種蘭菊藝蔔山

茶數物已既成一方之勝遂無以加而道甫日讀書賦詩治筆研以延其勝間與僚友賓客醉笑其中又汝其餘日與絶學二三及談出世事書來歷叙本末且屬予為之記會大熱跧伏數椽地僅有出入息發書超然如濯清風飲氷雪不覺揷兩翼而到其處也圖有以報之而詞藻振麗殆不容間一語姑借之為用耳後之來者可不信乎茍得予文亦不待既到而後信與雖不識道甫固已得其為人也

吳師道藏海齋記

昔之隱者有大隱有中隱有小隱而大隱則不離朝市蓋隱者非為嵓居穴處與猿鳥居麋鹿遊然後為隱也利害不藏于中紛華不役于外謂我為牛則與之為牛謂我為馬則與之為馬隨所遇而安因所得而勝惟我之踈密而忘彼之厚薄至于峩冠垂綬從容廉陛之間可進否退密勿君臣之際而綽然有餘裕夫是之謂能隱余以是泛觀于世而知隱者之為難也東坡老人云

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信矣其能知隱者嘗試言之隱無不可也能定則能隱矣苟或未定則岩居穴處侶猿鳥而遊麋鹿亦不得而隱故知是之隱則知朝市之隱知朝市之隱則無所不為隱要之固有漸焉既能藏則能覺既能覺則能定能定則能隱以都城之浩穰而寄一身之微渺初固以是而藏既藏矣觸境可覺既覺矣則能定久之自然而隱矣惟其處之久而後知其然則東坡之語迺吾師也吾友吴師道寓都累

年其職事在秘殿其所聞見皆一時盛事乃于所舍名之曰藏海卓哉能師東坡之語而知朝市之隱也余與師道游久矣一日謁告歸余察其顏色觀其詞氣殆不類處嚴近而寓繁會者一日舉如是則豈特隱而已乎憑凌八極超出三界不離座而照了一切矣余嘗謂東坡乃佛菩薩位中來以所示見而寓報緣接物利生期于成等正覺師道以文章節義名之時終日翰墨議論間未嘗輒間斷而又所託乃如是非東坡一會中來詎

能爾耶政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姑溪老農李之儀記

善應軒記

善應軒金陵成君德餘之藥肆也凡新陳枯良對病而予而户外之屨常滿無戚疎無高下來者皆以善藥予之以此名傾東南其先人以名聞王荆公遂官太醫嘗手寫所藏得用方界之德餘先從進士踐場屋遊庠序晚乃世其家以所得于義理從容出入雖名者未易先後也偶過當塗適與予相握手傾蓋歡若平生自是往

還無毫髮間斷薰然懿好殆將卒嵗不渝固非藝術為
歸宿者也崇寧五年冬余將遊吳越道金陵德餘朝夕
相從間留宿較語紬繹往往達旦于是詎可斯須忘邪
臨分目其畧十月十九日

焰默堂記

焰默堂靈源老人之所居也老人以三摩鉢提會一切
種智調御諸有緣而為一方大導師退黃龍祖席而居
是堂山谷老人名之曰炤默雖燕坐不動而來學者至

奔走天下老人不以其退自嚴而開導誘掖惟恐其器之不成堂在黄龍昔所住院院去縣一百四十里險涉峻陟而後能到來學者非一意老人則未易命屨也吾友金陵李道甫為分寧令既到問道人之居而將致禮雜然進曰道幾絶前為令者往往不到道甫不顧既見老人問訊相勞苦已而眷眷不欲捨去曰吾願見老人久矣今適在吾治境中乃不得朝夕咨叩真自棄也且來學者間關而往則莫若使近易而得之是亦方便也

又況一方之所依止而香火得相尋于禮訊乎會雲巖道場一新即其後創為退居院而咨于老人而請遷焉老人察其誠至矣又謂接物利生患在不廣惟便且近而後可廣遂許其遷而炤默之榜因隨以揭于是邦人稽首賛歎歸德于令君而來學者相與致其福惠之祝也雖然道無不在也默則文殊師利不能措一詞炤則為八萬四千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偈予得老人于惠林佛陀禪師會中所得則畫像佛陀為予誦老人至不

容口爾後欲見而不可得敢問老人居是堂焰即是闕
默即是離四方絶百非謂致一答庶几為異日相見之
地

重脩雲岩壽寧禪院記

雲岩壽寧禪院在分寧縣中據鳳皇山修水流其前背
山臨流真一方歸向之地而大善知識行道之區也院
廢不治雖在事者時因禱祈而至然香火不繼亦莫之
卹縣人謀曰茍不得所主院將終廢乎乃謀于上得令

黃龍悟新禪師主之既到慨然有志于興葺始作轉輪經藏成之甚艱而新之志愈勵藏成新遽遷席而事亦斷續已而通直郎金陵李君來知縣事既入院問其所以興廢本末而歎曰是在事者之過也豈有為國焚修為民植福為衆化導而官不曉諭奬勸而能成者乎聞者踴躍相告曰吾令君之語如此我輩其可緩耶輸財獻工肩相摩足相躡君乃命蜀僧天游董之游本儒者又富家子有才智尤敏于是學遷就更易凡所以崇奉

提唱安集館待庖廚儲偫之所莫不完具而無一椽一甓之舊又收其餘隨景所叙而迎致之以寄游息既成君曰非本分人不可分付于是因衆所願請令長老德逢以承所付逢又邀其所厚守直為之佐佑二人者妙悟固相期而資籍紬繹互能表發又于其後作靈源方丈自黄龍惟清禪師居之故來學者至無挂搭之次縣人又曰微吾令君不能主兹事非二三善知識不能相與維持茍無以記之則四方無聞來者何以取信殆將

委諸草莽矣乃請于君遣使至太平求予文以為記予以為天下無難事顧力行何如耳謀之而不能行行之而不能至與不謀等吾友黄庭堅魯直其里人也于此因緣尤所㝠力初勸成轉輪藏而為之記叙置固已詳盡是纔新禪師一則語耳曾不知後來俊功偉績展衍振起如是豈非默有所託而寔待于今日耶君于魯直則氣類也靈源與逢直二老皆其平昔所先後者不獨一新壯觀為不易得是亦成吾魯直之素也興工于大

觀四年冬而落成于政和二年夏院始于唐不知其歲月與所因其賜額則本朝太宗皇帝誕聖節名也當在其時李君名孝遵字道甫軒闢磊落可人也能舉魯直之殯而葬于其先隴之側又能周旋諸老以究竟一時極則之事是皆可書其位置之適其宜叅次之應其序名寔不爽而奢儉得中非到其地則不能知要之因人而推之固不待見而已可信也成之年七月二十一日

姑溪老農李之儀記

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十六

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十七

宋 李之儀 撰

記

潁昌府崇寧萬壽寺元賜天寧萬壽勑賜改作十方住持黄牒刻石記

上即位初有司請以十月十日為天寧節是年潁昌府奏乞以保壽院為十方住持仍乞以天寧萬壽禪院為

額招徠四方學者以其梵脩上祝新天子千萬歲壽尋報可復相與謀曰吾君以調御身應緣示現為諸有情作大饒益非其大成德步步踏佛階梯在在處處依佛行道而蒙覆退藏如杜口于毗耶如待時于内院其出也不遺餘力以振起萬目融通一切種智同底于無上正因者不足以主之皆曰南方有號普覺大師道和者此其人也或曰彼方蔭嘉木濯清泉金碧相輝芬馥翳薈享天酥陁味印爍迦羅眼與諸上善人同會一處而

直曲指迷自為津梁是安得而致哉曰是不知普覺者也既已為大事因縁而出現而受如來甚深付屬固當以古人家間林下巡門行乞之心而揑土成金變濁惡而清涼使諸隨書成等正覺豈有不可致者哉遂遣使具叢林儀物走二千八百里即杭州臨安之徑山于第一座下申致迎請果符正驗臨福一方比至都人踏肩累足夾道如山香霧氤氳旛花雜出歡呼賛歎曰見未常有入院陞座潮音一振百怪頓息昔之謗者悔罪笑

者革心疑者釋情信者加力若肓若弼凡可以供者恨得次之晚恥在人之後奔走遠近殆無虛日其輪至肩摩而轂擊其委至露積而不垣其盛至無地可以容然棟宇庳陋舍次無序莫不病之竊自謂曰我師去彼即此何啻霄壤之異無乃不堪其居耶師聞而笑曰汝等以何事而致我以何道而待我既以不可思議如上所說之念而來我以不退轉屹然山岳之心而以是相契復何彼此霄壤之異哉我願與汝等歷阿僧祇刼日進

日勵阿僧祇劫有限願與汝等盡未來際長居此地同轉大法輪同建大法幢此地有盡此願不窮既聞此語皆曰禪師之願是我等所興隆莊嚴上祝吾君聖壽之意也顧所謂千萬者可得而强名耶我等願以師之言以報吾君願吾君如師之言是為我等以止既皆信受奉行以期必至即以所賜勅語黄牒刻之石而謂臣與聞師言目覩斯事乃屬筆于臣使系而記之蓋所以達師之願而記來者之歸向也臣方感其所屬會臣南遷

遂不果書而亦竟未刻石後三年詔京畿諸州軍監皆建崇寧萬壽禪寺聽因舊為新遂改就今額久之普覺以一方所化為上所知特加號祖照禪師已而移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其都人曰師則去矣我之念無時以忘因追憶所欲記而未畢刻石者走奔江上以書見徼曰子昔許我矣不可以不踐言師雖改席其化如師在也臣報之曰無所不在者師之道也無時可書者師之願也尚何待臣言而後傳耶曰都人之意也乃為之書

姑溪居士李之儀記

代人作褒禪捨田記

崇寧二年滎陽鄭公出守和州既到訪境内名山勝跡

參圖經載得褒禪因定明禪師而名其山因得師顯異

報應福臨一方之跡為詳乃曰吾為是州所以承宣牧

養之責實與師均而吾又被遇主上入陪法從出備守

臣推吾及物之心夙夜不懈是則為不愧所遇知任其

責而上報于吾君矣于是以師之狀白于朝廷願以上

之誕聖節名冠其院額而歲度一僧以繼香火守報可公又曰此特朝廷加被于師而寵師之恩爾于我之義未有所及即以私財付院僧命買田歲收其所得之利以嚴供施日于師塔前點長明燈一盞日齋一僧以其僧誦金剛般若經一卷有餘則為塔下修葺之費與夫度僧之助院僧既奉命則書公命以審于公而請其所願公親書點長明燈之因曰願無盡法無盡燈亦無盡書齋僧誦經之因曰願一切含生離苦得樂異時院僧

謂公之客某人曰公所施所命所願既有其目固足以永藏吾山嗣守而相勉矣然默之寺有時而盡不若刻之石庶與吾山共垂不朽能為我記之巳否某常為公之屬官辱公知為厚而又家于是邦目擊盛事其可辭也耶田有頃畝有畛主歲有所收之數其奉命始有其人皆具載于碑之陰公去和自翰林學士金紫光禄入為同知樞密院事遂知院事今為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禄大夫至侍讀中太乙宫使其黼黻斯文羽儀聖世名

在夷夏德在生靈施設固未艾而報施所享亦未易可量也政和二年十月一日謹記

天禧寺新建法堂記

事正則能立位正則能安人正則能舉事與位相須而惟其人之正然後能舉之而正耳此物理之常而苟不如是則未有能成之者故正者本也本正則無不正矣造物者以是付之人而人由之以應于世蓋自然之理也江寧府天禧寺及長干道場舊葬釋迦真身舍利後寺

廢至南唐時為營廬舍雜比汗穢蹂踐無復伽藍緒餘國初營廢鞠為榛莽久之舍利數表見感應祥符中僧可政狀其迹并感應舍利投進有詔復為寺政即其表見之地建塔賜號聖感舍利寶塔至天禧中又賜今額寺拘山水形勢坐乙向辛以越王台為案塔之後地勢傾下政失于遷就不能培築相因始以北廊造院為安僧之地雖規模僅足而狹陋劣能庇風雨事既不正位亦不安以故事不復立振元符二年知府事温陵吕公

升卿曰是一大叢林特主之未得其人耳遂請于朝廷
改十方住持既報可即迎致大導師永公為初祖永法
雲圓通禪師高弟緣契都城大作佛事名震四方朝廷
賜方袍加號慧嚴受請入寺顧瞻太息曰真福地也所
以不振者正坐不正耳乃于塔後增築高垣壇址層
疊凡下而上積二丈三尺深入四十尺橫亘二十丈將
起法堂次第以正其位已而信士南昌魏德寶同其妻
王氏見而喜曰如此更易方見形勝慧嚴因道歷其詳

而德實顧其妻曰此地不植福更將何之獨許作堂且曰不計其資惟成是務慧嚴即鳩材庀工未幾堂成髙明静深萬象俱發宏麗雄特為一方叢林之冠俯視疇昔無異發覆破闇如出雲霄之外凡甓甃髹繪總用錢五百萬慧嚴又建寢堂方丈晝所增之勝資藉締構又建僧堂厨庫移經藏于故院隨向展衍各適其正煥然一新直一大叢林矣異時德實再至踴躍稱賛曰非師正眼炤徹道力超異則不能有舉非我信聞經始則衆

緣何從而應遂請僧衆轉大藏經修水陸齋落成其事
又曰叢林既新將不下五六百衆其將何以備齋粥慧
嚴曰子于此地信有緣而我與子殆非今日相遇者儻
如齋粥必繼則功德圓滿亦在子耳德寶曰請為師買
田産買蘆場收其所入之利以繼之慧嚴曰子果有是
願我將為子記之以信不朽乃遣其徒道之走太平屬
余為之記余從慧嚴遊久矣又始終親覩其事當抑揚
表發以侈其甚盛之舉而余老且病文思衰耗故直書

以報之自餘興廢本末則有塔記存焉茲得以署政和六年九月十五日趙郡李之儀記

張氏壁記

崇寧四年立春日會德夫西軒風回氣煖日轉窻明竹影動搖梅花凌轢德夫燒御香覺夫點團茶聽美成彈履霜操相顧超然似非人間昔有病其貌寢者常邑邑不自得一日有異人過門物色久之云子得無有所求之歟病者遽請以實告異人出一瓢如指大命病者開

口注之後問其何所覺對曰冥冥不自知矣異人以刀支解徐妝其骨肉若捏塑然既就諦視乃一美丈夫矣忽叩齒數下噀之頓醒索異人不復見矣歸語家人皆迸走久方信而姣之余嘗陋此說誕甚今輒于美成信為不誣嗚呼易聽而彈適在今日雖美成亦不得而知矣異時洞戶旁書障畔切記當頭會者十人姑溪老農記

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十八

宋 李之儀 撰

題跋

跋東坡四詩

近時以筆墨為事者無如唐彥猷其雅致自將故所録皆絶俗其子峒于筆無家法而近類蔡君謨然亦自可喜家世相因所有多佳墨未嘗妄與人蓋非東坡不可

得孫莘老作字至不工每得佳墨必悵然見東坡方時初入講筵例有所賜乃以為寄爾東坡捉筆近下時善運筆而尤善墨遇作字必濃研幾如糊然後濡染蓄墨最富多精品自海外歸至廣州失舡舉為水所壞良可惜也

跋東坡大庾嶺所寄詩

予從東坡遊舊矣其所作字每别後所得即與相從時小異蓋其氣愈老力愈勁也自海外歸至大庾嶺上作

二詩見寄其字政與後二帖相類臨卷慨然幾至流涕

又跋東坡與杜子師書

杜子師臨淮勝士予未嘗識其面顏聞其特立好義不妄許可寄食于人門館與妻孥輩卒歲相保裕如也惟東坡老人酬唱往來甚款曲東坡謫儋耳遂欲盡鬻其家所有攜妻以往相依未及行會東坡内徙乃已惜其老矣意其已與世相忘也

此東坡自海外歸時所與書東坡尤喜淵明詩在揚州

因飲酒遂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序其和詩之因則曰將盡和其詩而後已既留海外卒踐其志雖歸去來亦次韻今别為一集子由作字

跋東坡書多心經

蘇少公嘗為其先公書是經與人以薦冥福長公則因張安道述夢中事作楞伽經已鏤板矣今在金山其他皆未嘗見也在中山時謂予曰早有意寫華嚴經不謂因循今則眼力不逮矣良可惜者子能勉之否予亦僅

分黒白每有愧于斯言也後偈近似郭功甫家張長史帖

為楊元發跋東坡所書蘭皐亭記

明窻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研是人間之至樂六一居士嘗以是為自得至于一時勝流相與周旋隨時草木榮悴參次則今日之遇惜乎六一不得而與焉然是樂也正如朝菌與夏蟲爾尚何足為元發道耶因載所自得者以系歲月

又跋東坡蘭亭園記

世傳蘭亭縱横運用皆非人意所到故于右軍書中為第一然而能至此者特心手兩忘初未嘗經意是以僚之于丸秋之于奕輪扁斵輪庖丁解牛直以神遇而不以力致也自非出于一時乘興淋漓酧笑間亦不復能爾故曰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巧以黄金注之則昏東坡此字其亦得之于是歟不然豈復度越常日之書遠甚也

跋東坡玉盤盂詩後

東坡守東武得異花于芍藥品中既已名之又即席賦二詩以誌其事異時閱其語并得其詩花則未之見也崇寧四年冬至後七日陽翟人傳君仲訓偶出花圖相示而東坡小楷二詩書其下蓋當日本也予得此花又見其字泫然流涕和其韻

跋東坡帖

東坡從少至老所作字聚而觀之幾不出于一人之手

其于文章在場屋間與海外歸時畧無增損豈書或學而然文章非學而然耶

跋東坡觀音贊

余將卜葬亡妻愛金陵山水之勝覬得卜以成所志或傳南城有其地遂訪焉早飯于崇因其長老欽余二十年之舊也謂余曰子胡不禱于吾觀音大士余即如之既作禮欽曰東坡南遷嘗禱而應遂頌之前人為刻石後有詔所在東坡文皆毀棄前人不敢違余問石所在

曰幾碎矣索之力乃得于庫中米廩後塵土深數寸稍曳出加湔洗而燦然如未嘗毀者葢是石先刻馬祖龎居士像用其餘刻頌像已斷裂而頌獨完相與賛嘆曰大士妙智力其驗無所不見欽曰毀之人固在也呼出問焉方毀時惟恐其不碎用巨斧擊數下應斧斷裂矣因指示輒大驚曰今安得如是不覺禮十拜餘而復歸故處恭惟大士之靈豈獨堅信心于人遂此示現殆與吾東坡疇昔作大緣事故相感如是欽邀余記其事余

亦幸其有應于得卜於是乎書

跋蘇黄衆賢帖

東坡帖乃其子邁所作亦自可喜大抵蘇氏諸子源同派異種種皆有過人處魯直成就諸甥之意可謂盡矣故率然自如類不相遠蓋一本于舅氏也少游自以書名行筆有秀氣无咎騣騣欲度驊騮要亦不凡睿達特立不羣遂能名家雖未可入神蓋可入妙然未嘗以書經意者未易窺藩籬也

跋蘇黄陳書

東坡嶺外歸所作字多他人詩文似是有所避就然也魯直晚喜荆公行筆其得意處往往不能真贋此乃未入川時所作瑩中作小楷有秀氣時拘窘自為羞澁或未免墮羊欣域中是帖輒放肆有精神蓋與之相別六七年豈所謂隔宿不問道歟

跋東坡先生書圓覺經十一偈後

諸佛菩薩以慈憫故發大誓願度脱一切有情隨所因

地而生見于世是以願力昭示不謀而同種種利益無一毫髮自各東坡老人以文學議論師表一代忠厚强果獨立不懼盖其尊主愛民之心篤于誠慤豈非願力昭示隨其所因而出見者歟不然安得雍容純熟畧無退轉之如是也政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門人李之儀謹題

跋戚氏

中山控北敵為天下重鎮異時選寄皆一時人物然輕

裘緩帶折衝樽俎韓忠獻宋景文公而已元祐末東坡老人自禮部尚書以端明殿學士加翰林院侍讀學士為定州安撫使開府延辟多取其氣類故之儀以門生從辟而蜀人孫子發實相與俱于是海陵滕興公溫陵曾仲錫為定倅五人者每辨色會于公廳領所事竟按前所約之地窮日力盡歡而罷或夜則以晚角動為期方從容醉笑間多令官妓隨意歌于坐側各因其譜即席賦詠一日歌者輒于老人之側作戚氏意將索老人

之才于倉卒以驗天下之所向慕者老人笑而頷之邂逅方論務天子事頗譎其虛誕遂資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篇就纔點定五六字爾坐中隨聲擊節終席不間他辭亦不容别進一語臨分曰足以為中山一時盛事前固莫與比而後來者未必能繼也方圖刻石以表之而譎去賓客皆分散政和壬辰八月二十日夜葛大川出此詩于寧國莊姑溪居士李之儀書

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十八

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十九

宋 李之儀 撰

題跋

跋山谷帖

紹聖中詔元祐史官甚急皆拘之畿縣以俟所問例悚息失措獨魯直隨問爲報若無所懼一時悚然知其非儒生文字而已也既而得罪遷徙巴蜀閒凡五六年而

後歸展轉嘉眉謁蘇明允墓上峨嵋山禮普賢大士下巫峽訪神女祠寓荆渚居久之召為吏部郎辭不拜就假太平守踰年方到官纔七日而罷所至遮道迎觀如李泰和其去也見思如文翁自是屹屹宇宙間幾與三蘇分路揚鑣矣嗚呼充之至此可無愧于踐形者然書法亦足聳動後世固以人為重要亦自能名家也草第一行次之正又次之篆又次之

又

魯直于親舊間上承下逮一以恩意為主故先生長者往往為之歛衽不獨以其文詞翰墨而張向者其從母兄也為䕫路轉運通判輒奏從魯直以避嫌而向亦不能顯嗚呼聖曰其可欺耶

跋山谷晉州學銘

判公解美字從羊從大謂羊之大者方美令同華間羊之胡頭者其重至百斤食之信天下之美味不能過也趙景修獨以為不然云四方之味惟適口者為美何獨

羊之大者哉此固係通論蓋貴公子輩特以人為輕重高下未嘗毫髮出于已審如是子將從天下之所同以回其迷妄雖得罪且無憾是猶魯直之文見擠于今之學者可勝嘆耶

跋山谷草字

魯直晚年草字尤工得意處自謂優于懐素此字則曰獨宿僧房夜半鬼出來助人故加奇雖未必然要是其甚得意者爾

跋山谷書摩詰詩

曾子固謂蘇明允之文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雖春秋立言亦不過如是槩而論之惟明允可以當此非子固亦不能形容至此魯直以摩詰六言詩方得其法乃真知摩詰者惟其能知之然後能發明其秘須咀嚼久始信其難然則何獨詩耶凡落筆皆能如明允斯可以論文矣魯直此字云比他所作為勝蓋嘗自贊以為得荆公筆法自是行筆既爾故自為成時之語至荆

公飄逸縱横略無凝滯脫去前人一律而訖能傳世恐魯直未易到也

跋山谷讀中興頌詩

元結云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靈武上皇還京師杜甫杜鵑詩云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又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為餧其子禮若奉至尊又云君看禽獸情猶解事杜鵑書天子幸蜀者猶天王狩河陽也書太子即位者猶不當即位也書

上皇還京師者不應尊而尊之非其志也還猶來歸而京師者上皇之故物也哀哀吽其間者哀其播遷而終不返正也見而再拜者痛憤其失所也非其巢而輒生子與餧之者謂能知恩而識序也卒云猶解事之云者嫉之之甚也語言出于二人而忿世嫉邪互相表發出于一律蓋兩人後未足與議先後也聖人之言以法萬世故能呻吟情性以諷其上而春秋不没其實以示一字褒貶者正在于此

跋山谷草書漁父詞十五章後

家貧不辦素食事忙不及草書此特一時之語耳正不暇則行行不暇則草蓋理之常也間有敝于不及之語而特于草字行筆故為遲緩從而加馳騁以遂其敝久之雖欲稍急不復可得令法帖二王部中多昔哀問疾家私往還之書方其作時亦可為迫矣胡不正而反草耶此其據也然而非所造直與神遇則安能至是亦足以自成一家而名于世也崇寧二年九月三十日

跋山谷書

前三帖元祐中在京師時所書後一帖似是離兩川後所作嘗自謂後來之字方近古人亦必自有得處他人不得而低昂也

跋山谷二詞

當塗僻在一隅與淮南西浙皆接境距京師亦不甚遠溪山之秀飲食之富他處未易過之異時為守多有薦紳間知名士來者往往愛之以故流傳以為勝地然獨

無文詞翰墨表發其勝不免或有異論魯直自放廢中起吏部郎再辭不起遂請無為當塗而得當塗猶蹭蹬幾一年方到官旣到七日而罷又數日乃去其章句字畫所不能多而天下固已交口傳誦欲到其地想見其真蹟及其所及之人物皆不可得為不足由是當塗罕然真東南佳處矣事固有幸不幸者其來已乆卓然自起有以見稱而有托特無有力者小發明之則淪落湮没遂同腐草者固不少如蘇小真娘念奴阿買輩不知

其人物技能果何如而偶偕文士一時筆次夤緣以至不朽則所謂幸者詎不諒哉如歐與梅者斯又幸之甚者焉余居當塗凡五六年魯直所寓筆墨無不見之獨求此二詞竟不知所在比遷金陵又二年一日楊君庶之以書見抵并以之相示而求記其後方知在楊氏深藏不妄示人也楊君豈以余與魯直厚故見諉而乆之方出者亦或別有所謂耶

所謂歐與梅者皆當塗官奴也魯直賦二詞且有

詩云歐靚腰支柳一渦大梅推拍小梅歌舞餘細
點梨花雨奈此當塗風月何蓋爲是也

跋魯直頤菴記後

古人謂一句合頭語萬古繫驢撅魯直銘法清道人頤
菴引頤卦中義作合頭語予竊疑之魯直具正眼知爲
世矜式不應如是然予與之厚雅愛其善游戲而于游
戲中未嘗不出眼目清不知何許人而其去不知幾何
時今逢老又葺以待靈源老人使魯直而在不知復作

何語以為回互而靈源既居之亦將何以拈魯直之語也魯直不得而見矣靈源又與予相遠予昔與李道甫相遇于洪覺範之坐或問道甫曰覺範將升清涼高坐道甫不可不出問話可以遮相布施開人天眼目道甫曰何問之有我當推倒禪床拗折拄杖喝散大衆而退覺範曰真作家手段但恐徒有其話耳覺範既不及升座而此段因緣倘尚在也試為予呈示靈源遂請拈魯直之語因書見報隔宿不問道兼欲知道甫别後進退

如何爾

跋山谷所書藥方後

凡物以資而為上此造之者所命而未易毫髪低昂也魯直第一等人其可見者皆如之斯人不可得而見矣流傳到眼幾至出涕崇寧五年十月十九

跋米元章書儲子椿墨梅詩

予嘗評元章書回旋曲折氣古而韻高上攀李泰和顔清臣為不足下方徐季海柳誠懸為有餘未易咫尺論

也

跋元章所收荆公詩

荆公得元章詩筆愛之而未見其人後從辟金陵幕下既到而所主者去遂不復就職荆公竒之總不可留後親作行筆録近詩凡二十餘篇寄之字畫與常所見不同幾與晉人不辨頃見此字乃知荆公未嘗不學書者也元章懷舊戀知故過其墳為之形容讀其詩可見其意也

跋元章書

服古衣冠凡所運用必欲絶俗故往往以戲謔之名加之茍盡棄是等事一切如行筆則其可以研額望邪

又

米元章為蔡州撥發王元龍為京西北路常平蓋當日所通書也元章與余甚善余于其字每心期之而終不能一到一見一為之注目久之

跋元章與術人劉思道帖

饒陽劉君得郭璞之道行珞琭之術榮辱之兆見

于頃刻相值姑孰邂逅題記歲月乙酉天寧前一

日米芾

是非邪正亦可以移于好惡至黑白曲直則不得而移

也于是乃有以曲為直以白為黑者往往從而和之蓋

不得而詰非詰之難知所詰為難元章作字信所謂曲

直白黑而好惡輒為之易位余嘗病之近吾友張文潛

評其書幾在鍾王季孟間然後余所病者不藥而愈思

道好古喜善類藏其書過于尺璧寸珠異時非其人勿妄出一出當使擊節不已則余與文潛實在其末光焉崇寧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跋黄米書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吴强晉而霸越或以謂景修其庶幾乎予曰子貢孔門之高弟亦孔門之罪人也方是時彼五國者特無人耳不然匹夫安能摇脣鼓舌遂獲逞于其間者哉黄米以書名天下亦景修之希驥也可

不謹耶

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十九

姑溪居士前集卷四十

宋 李之儀 撰

題跋

跋采石三亭詩 詩見第一卷

王德循余見其初勝冠時如王良造父秣驥子而問途氣已無萬里矣異時夭矯盤薄遂欲從八龍游于瑶池之上信余所初見為不謬也瑞竹後堂當暑如在氷壺

間四五可人實相周旋而循携茶見飲因出此紙邀余作此字方采石僧作三亭求名與詩乃用以報之或者謂我詩之遂題破此寺矣故返其狂率而扶持之未知果可以扶持否耶要之三亭既新陬迹炳然亦未易能破也所謂四五可人者釋景祥惠日丁希韓釋之舉姑溪居士書

跋吳師道詩

東坡常謂余曰凡造語貴成就成就則方能自名一家

如蠶作繭不留罅隙矣子華韓致光所以獨髙于唐末也吳君詩咄咄殊逼近時人未易接武余雖未識其面呻吟所傳感嘆不已聊摘其警策以實來索姑溪李之儀

又

文章要當先凌歷而後收斂正如坐而後立立而後走也豈遂以得坐立間者便期于行走自下圖髙固余所病而嘉甫乃以是置定論于予不其虛哉師道近詩度

越唐人多矣豈融渥所能彷彿其妙處畧無斧鑿痕而字字皆有來歷論詩如舒王方可到劇摯之地編四家詩從而命優劣兹可見也政和五年二月十四日之儀書

張大亨字嘉甫

跋吳師道小詞

長短句于遣詞中最為難工自有一種風格稍不如格便覺齟齬唐人但以詩句而下用和聲抑揚以就之若今之歌陽關是也至唐末遂因其詩之長短句而以意

填之始一變以成音律大抵以花間集中所載為宗然多小闋至柳耆卿始鋪叙展衍備足無餘形容盛明千載如逢當日較之花間所集韻終不勝由是知其為難能也張子野獨矯拂而振起之雖刻意追逐要是才不足而情有餘良可佳者晏元憲歐陽文忠宋景文則以其餘力遊戲而風流閑雅超出意表又非其類也嚼味研究字字皆有據而其妙見于卒章語盡而意不盡意盡而情不盡豈平平可得彷彿哉師道殫思精詣專以

花間所集為準其自得處未易咫尺可論苟輔之以晏歐陽宋而取舍于張柳其進也將不可得而禦矣

跋石曼卿二疏墓詩

曼卿疎蕩不羈劇飲尚氣節視天下無有難事不為小廉曲謹以投瓦合非獨不為如已一有相值藐然不少降意若此等輩終身不敢輒窺藩籬也方時天下無事嘗感慨論列引物連類一切取力古人君相心竒之而適以多事為戒故不果用雖在祕書不屑夜遊浮沉里

巷間見者如遇于雲烟中與所善飲酒其爵至無筭竟席不交一語引去至今指其地為神仙所降方大醉間入省門卧大慶殿廡下衛士前呵問已而知為曼卿也率辟易以手加額上嗟咨而去年纔五十餘竟死于小官大鵬斥鷃九萬里而圖南與夫自决于搶榆枋者固不可同日語横海之鱣覗覗于蹄涔盃杓之間欲求合一轍葢難矣安得不叢驚聚駭或譏且駡耶要亦如吾所素而無愧焉可也文詞翰墨乃其餘事既不得用聊

復戔戔所好姑玩勝日而流傳相夸覽之亦足以彷彿其平生爾崇寧三年八月初一日

跋曼卿帖

寶元康定間上方勵精政事招徠天下賢俊故得人之盛超軼前古其遺風餘烈使後之人一歷耳一到眼莫不頹然追誦聳然興起恨不得亟與之俱而隨上下也曼卿用雖不盡其才然文詞筆墨炤映流輩人有得之者不異南金大貝什襲珍藏以為子孫不朽之傳況其

先世遊從之舊迹同而情相好者哉宜其尺牘交馳委曲展轉由是以見其傾盡而一時傳玩不獨其風流趣尚可以互相表發且以知當時文物之勝信非前世所能先後也

跋黄正叔帖

胡昭索靖韋誕俱學書于張伯英羊欣謂昭得其骨靖得其肉誕得其筋蓋以肥瘠為定則肉不勝骨骨不勝筋明矣鍾繇問蔡邕筆法于誕而誕不與以至搥胷嘔

血魏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誕死使人發其墓方得之是知用筆之法正所謂如錐畫沙如印印泥乃為極至余歷覽近日號能書者獨于正叔得之不惟得用筆之妙其位置典刑于誕幾何而不相先後耶魯直輒以聖美之評少之以余所見魯直乃自謂爾惜乎正叔今已失明則此書不復可得亦如伯時右手之廢而畫册自絕也崇寧三年八月十日之儀題

又

正叔高標清致雖在烈日塵埃中見其字想見其人清風颯然不召自至然其少所許可介潔不撓獨于魯直委曲傾盡每見一語必手録因而其字所流傳者多魯直語正叔既病目廢而魯直死矣讀之慘然流涕

跋小重山詞

右六詩託長短句寄小重山是譜不傳久矣張先子野始從梨園樂工花日新度之然卒無其詞異時秦觀少游謂其詩有琹中韻將謂予寫其欲言者竟亦不逮崇

寧四年冬予遇故人賀鑄方回遂傳兩闋宛轉紬繹能到人所不到處從而和者凡五六篇後得游酢定甫一篇并予所繼者次第之會沈瑞卿彦國六人于瑞竹方丈彦國出此紙因以識之諸上善人隨喜作觀定似天津橋上看弄猢猻不知忠國師見之如何下語

再跋小重山後

予與方回相别五六年邂逅江上未及見首折簡問勞甚勤懇其末云比多長短句安得與君抑揚于尊爼間

以尋平日美況未幾遽以相及每為之呻吟紬繹未必中律要將披寫倦滯如與之周旋時有彷彿其妙處輒次第之庶幾知所警策也

題賀方回詞

右賀方回詞吳女宛轉有餘韻方回過而悅之遂將委質焉其投懐固在所先也自方回南北垢面蓬首不復與世故接卒歲注望雖傳記抑揚一意不遷者不是過也方回每為吾語必悵然恨不即致之一日暮夜叩門

墜簡始輒異其來非時果以是見訃繼出二闋已嘗報之曰已儲一升許淚以俟佳作于是呻吟不絶淚幾為之墮睫尤物不奈久不獨今日所嘆予豈木石哉其與我同者試一度之

跋凌歊引後

凌歊臺表見江左異時詞人墨客形容藻繪多發于詩句而樂府之傳則未聞焉一日會稽賀方回登而賦之借金人捧露盤以寄其聲于是昔之形容藻繪者奄奄

如九泉下人矣至其必待到而後知者皆因語以會其境縁聲以同其感亦非深造而自得者不足以擊節方回又以一時所遇固已超然絶詣獨無桓野王輩相與周旋遂于卒章以申其不得自已者則方回之人物未可量也

跋魯公帖

魯公墨蹟傳于今者惟此表帖予皆得而臨之後每見每為之展轉凝注間以扣其佳處竟不能彷彿乃知古

人用意精微非令人所可到也

又

魯公以正書取重然不見其行亦不知其超然遠韻蓋不如是不足為魯公也

跋魯公題記後

文詞書畫入人易深然于立身行已了不相干魯公忠義皎如星日獨以字畫幾至蒙昧要之精于藝者不可不謹也

跋瘞鶴銘

趙景修歸自金陵會于瑞竹藏院凡七人陳元俞楊元發明叔張德夫覺夫李端叔覺夫出此書相示世以為右軍書或謂其語不類晉人然卒不能辨也自歐陽文忠公指華陽真逸乃顧況道號遂知為唐人書而後襲前說者必相與排詆殆不復容是正其如知耳而不知目天下之公患吾知為佳字耳何必紛紛于唐晉也

跋樂毅論

高伸為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清遠因得此本于其覆闕而已斷裂矣遂載以歸完理緝綴櫝以木箱所可辨者如此後世之傳布者至于海宇則其碎而不緝者良可惜也

跋荆公金剛經書

骨多肉少則瘦肉多骨少則肥惟骨肉相稱然後為盡善或謂荆公知骨而不知肉今見此經則知傳者不識荆公書遽以常所見清勁為瘦也

跋李衛公書

予讀紅拂妓傳得衛公之為人蓋此書已落第二也

姑溪居士前集卷四十

姑溪居士前集卷四十一

宋 李之儀 撰

題跋

跋荆國公書

魯直嘗謂學顔魯公者務期行筆持重開拓位置取其似是而已獨荆公書得其骨君謨書得其肉君謨喜書多學意嘗規摹而荆公則固知其未嘗學也然其運筆

如揷兩翼凌轢于霜空鶻鶚之後比其晩年所作紙上直欲飛動信所謂得之心而應之手左右逢其原者也

跋荆公所書藥方後

用藥如用人非知其老可以任此責則未嘗輒用故能終始以收其功古之人多用單方葢識病知藥乃如是後人浸昧兹理遂雜用諸品至有君有臣有使强自主宰以文其所昧良可嘆也

又

作字為文初必謹嚴于法造語須有所出行筆須有所自往往涉前人轍跡則為可喜久之語以不蹈襲為工字則縱横皆中程度故能名家傳世自成標凖凡學者從此卷首尾求之當知吾言為不妄發也宛陵巨孝叔書余三十年前曽見于李正叔家宛陵乃其人也最後一絶集中不載故未嘗見

跋荆公薦醫生徳餘奏章

始余居當塗蕭然環堵間人不堪之一人秀眉明目持

刺字前見如有位與有聞于時者逡巡前後却而不敢進余亟與之接則以醫自名稍即之蓋有識能文詞表表秀出一時之士也云我以君流落至此邂逅此行故相過焉又云我家金陵世以醫行先人從王荆公遊寓于家學實則雅相師友者荆公屢勉其進取而辭焉曰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醫與仕何擇能不愧于人不怍其行足矣荆公曰子果不凡也即以其術上之其所草奏則當時親筆我以是藏之非謂荆公而有夸也姑誌

一時之事以見我先人之所不可奪余未之信遂請見其藏而聊識于後比從金陵居久之而後信其所守為不妄相與周旋日愈親而愈可愛然相遇不辨色則燭下問之乃以病告者户外之足相踵也其來至奔走旁數百地得一胗死生無所憾得一藥無異自天而下巧發奇中藥入病去如易置肘腋獨不與在事者俱而在事者亦莫之知也余與所待哺者皆恃以安而日下徐德父兄弟亦深知之嘗曰德父兄弟君子也我得其知

而君實先焉他不復計其名修字德餘大觀二年八月十一日書

跋荆公補成良臣充太醫生奏草後

山濤啟事葢以一時人物為巳先務故上自朝廷公相下至草澤方技山所啟者往往名世荆公自任以天下之重固不可以濤比然其所因與夫因之者則異也崇寧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跋君謨帖

東坡老人謂君謨書為世第一要之知書為難能者乃信此語

跋君謨荔支帖

學書主于行筆茍不知此老死不免背馳雖規摹前人點畫不離法度要亦氣韻各有所在畧不繫其工拙也君謨自少以能書得名至老以作字為悅然行筆遲肉勝骨而此帖乃反是疑得之倉卒間或粉紙枯澁運墨不勝而然其如堅勁不撓備盡衆體信一代之師表也

跋韓次王家君謨隸真行草書

君謨善書多學絶備衆體蓋前輩善作字者類如此惟不為體所制故無不適宜也建中靖國元年某月日次玉具飯仲孺述之端叔作客并試常和舊墨飲小鳳團茶時亦雨作霽霜天澄徹極為勝遇也

跋文安國篆

景修談金陵近事亹亹皆可人意非紬繹展轉不能中程度諧律吕文安國予與之遊三十年善論難劇談切

中尤得于樽俎間為多嘗謂其宿搆預計不如是必有脫畧可指議處然篆筆方嚴勁正未嘗妄下一筆豈舌端筆次自應相契故如是抑機警敏悟不謀而然耶聽言觀書如會茲境可勝慨嘆

跋蘭亭記

貞觀中既得蘭亭上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各搨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而一時能書如歐陽虞褚陸輩人皆臨搨相尚故蘭亭刻石流

傳最多嘗有類令所傳者參訂獨定州本為佳似是鐫以當時所臨本模勒其位置近似類歐陽詢疑詢筆也此石以為薛向取去見在向家而定州石刻又從而傳模者然亦不能辨真贋若諦觀錙銖則較然相遠矣此乃向家本也

跋遺教經

書學盛于魏晉至唐漸衰然當時猶以為事故卓然名家者班班可記中葉以後如徐季海輩號能名以歐虞

諸人槩之則殆不可同日語頃見李海所作圓覺經字如菽豆大精神位置無一毫髮可以指議則其所學非一朝夕而能至此也大抵唐人喜寫經而寫經字多出一律歐陽文忠公謂此經為經生所作恐未必然其格韻頓挫非士人知書學解行筆者不能到謂之晉人書則不可惜其名氏不傳也

跋麻姑壇記

作字大至方丈小至粟粒其位置精神不差毫髮然後

為盡如以此字與中興頌參校當知余言為信

跋陳伯修帖

吾友陳瓘瑩中嘗謂予曰行已有耻不懈于位建安陳師錫伯修異日當近之余固未識伯修姑以瑩中之言竢之一日清羸少年後一大面長人邂逅于唐懿中美之座既去中美曰是少年則陳伯修而大面則某人也頗識之否予曰伯修得之瑩中已久而彼將奈何中美反唇而不荅後伯修登上第一命湖州掌書記特表見

于東坡老人赴逮之際天下識與不識巳想見其人比權御史論事不合亟去巳而校秘書歷中臺出使為州再踐御史堅勁豈弟所至卓然予遂與之甚厚而泛觀夷考則吾瑩中之言反近之而未盡也

跋趙汝霖帖

趙君學九成宮刻漏銘于正書尤工刻出殆咄咄逼真矣其行書則别是一家不知何所從來也

跋慎伯筠書

治平中錢塘元積中子發守山陽樂士喜談笑山陽介東南舟車之衝以故客至殆不容館穀伯筠嘗岸幅巾着芒鞋見子發于清晨盛服聽覽之際子發為之倒屣即謝他客輟所事命酒三斗挹大觥以沃之語諄諄勞苦欽擁之不已伯筠直視取釂了不與酬對酒盡翻然引去州人譁傳曰吾使君有客是可不往敬耶户外之屨至無少間伯筠多作字出庾詞為謝而口未嘗啟也子為兒童時亦往見之輒謂予曰家何在將奉報明日

既至索酒滿飲揮滿壁而去方時子發募州人作新橋甫成矣請伯筠記之適據一大几隨請題几上州人亟模之石相與率百金爲謝伯筠怒目叱去清晨拏小舟經歸子發走十餘輩挽之不回嗚呼世豈復有斯人哉

跋論坐位圖

魚朝恩擅國賣權後世言惡則必稽焉然魯公名重一時時降意交接而拳拳以約于正固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要亦未始輒忘其本也

跋沈睿達帖

予官四明與睿達為僚時纔二十餘雖（闕）好書而漫不識其徑路始問津于睿達而特展轉開曉後不能副其勤要亦不忘所自其所見曉至于近古無蹈姿媚以悅可世俗為工今則没溺殆不容出頭矣每有愧于斯言也

跋懷素帖

草書以精神為主傳模既已失真又恐流傳分布不見

行筆次序爾要之骨肉俱無安可語精神所以懷素字

闕

肉多當時固已謂之云憋肥和尚豈能作清勁字是後稍就瘦硬蓋亦非其故步

跋古栢行後

或為子美作此詩備詩家衆體非獨形容一時君臣相遇之盛亦可以自況而又以憫其所值之時不如古也弟深考之信然作者茍能周旋于其命意造語之際于詩于履踐皆可追配昔人不當止謂之詩而易之蓋自

風雅之後正宜有取于此世無孔子故單見淺聞有所分別良可歎也政和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積雪初霽希韓徳循携茶相期于天寧圓若虛首座之天竺軒希韓出此紙見邀作字輒以為應之既終二君又作山藥芋頭蘿蔔晚菘號甜羮為潤筆真一跋佳事會者天寧慶西菴琳禪鑒仁姑溪老農

姑溪居士前集卷四十一

姑溪居士前集卷四十二

宋 李之儀 撰

題跋

跋畫贊洛神賦

畫贊在丁文簡公家熙寧初予與公之孫義叟上民遊甞宻以相示錦囊什襲非甚相好不妄出也後十餘年始見石刻流落訛缺無復完本不知真跡果何在耶洛

神賦乃絹上書在周安惠家安惠之孫延年翁孺尤見厚每過其家必傳玩久之其後無聞矣是書亦莫知所託可勝悵然

跋春秋後

春秋之世先王之迹猶在故一言之出盛衰存亡係之孔子因而是是非非以詔後世左丘明隨事而解之炳如星日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丘明與有力焉然詩書所述訓其未然之教而春秋之法示其已然之實

至文辭之所研確記叙之該貫學者所當洗心不獨書法之可傳信也

跋邵仲恭書

邵仲恭字秀有餘而老不足余以是知其為不壽也諸帖皆陝西轉運使時與李獻父者語嚴意重所以事尊親前輩當如此

跋醉吟先生書

醉吟老人固善書而未嘗以書自名真善書者也正行

葢嘗見之矣獨小字今始得之使古人復作余未知其先後也

跋歐陽率更書

此碑于歐陽率更書中為第一于今所傳正書為第二從一點一畫求之無一毫髮差舛信所謂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者舊藏西京范忠獻家今則破碎殆不勝摹印矣此亦近所摹者其補葺僅能成帙而不知他日又何如也拊卷增感

跋古帖

叙事有法度殆無一字虛設非老成于文學者不能至是似是吕文靖公所書元方嘉問皆吕氏子弟余嘗見文靖書故不敢直以為是

跋吴仲鹿書

前輩于所事無不盡仲鹿作此字時已老矣想見其人覽之增敬

跋儲子椿藏書

凡書精神為上結密次之位置又次之楊少師度越前古而一主于精神柳誠懸徐季海纖悉皆本規矩而不自展拓故精神有所不足或謂習字正如習馬步驟馳騁各有先後一失其節御者所愧至其奔軼絶塵則乃能見其材魯直草字有類誠懸季海與夫馬之在御者正書行書則蒼秀為多要之足以名世也大觀二年八月四日姑溪居士題

跋梅聖俞與郭功甫詩

余為兒童時誦采石月詩愛其詩想見其人既見其人則知聖俞僅能識其詩爾今得盡觀其所與詩帖亦與余疇者所期無以異豈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崇寧二年十月十九日汝墳劉晦叔建安游定甫趙郡李端叔

又

聖俞以詩名世一時偉人合力挽之而竟不得進晚始為國子監直講唐書置局僅得與討論書成將用為館職而死矣命不可控乃至是耶或者云亦可為功甫三

歎余以為不然聖俞得名如是故如是而止功甫之名不止如是將不止于是孰謂命終不可控哉崇寧二年十一月一日

題柳子厚三戒後

余讀柳子厚三戒未嘗不反覆而屢嘆竊謂倫類中豈復有是事特子厚出奇以為警爾晚遷江上遂于衣冠中遍見之乃知子厚所戒為不誣初有疑于異類而今輒見之于人而又傲然歆艷一隅方且有臨之者是可

駭也可勝歎耶雖賢者于禍可得而逃哉

題所和丁希韓詩後

姑溪居士將有墳山之役車載脂馬已勒僕夫以日暮途遠為告甫命駕矣有當其所前者頭不裹而髮鬅鬙頷無鬚而立踉蹌持短封顧余欲持而不能語詰之亦不答比發封展玩則吾希韓之詩也數十語之間鋪叙一塲佛事了無毫髮可間其隙雖欲不報其可得耶既報之又接武而至葢愈多而其語益工愈窮之而愈不

可測昔王勵為鳳閣舍人一時號為敏麗甞大庭班齊同日七八制下勵命數筆吏環立而口授之筆吏曰舍人少從容我輩筆不能給懼恐失事既而制出中外傳誦其後過于其前信作者之工必在于是余令而後將閣筆矣苟或見寬幸以此為約庶幾追逐獲借餘地希韓以為如何余既録所和詩因附見其意法家者流頋無以請求見束

跋黃擬山所藏劉君錫太尉畫

劉琢為宣武節度使每大饗牙將進歌童舞女琢以為非是乃更用壯士介甲冑挾劍戟相搏刺使觀者增氣史氏韙之殊不知投壺雅歌輕裘緩帶真古昔名將之事也尚何累于歌童舞女哉劉侯以椒房近親致位通顯而恥以之自下輒感慨激厲取名戎馬間卒提衛兵偬得鉞遽不幸視其趣尚幽遠動有典則雖筆墨流傳人爭得而寶之與夫習膏粱以玩于無所事而然者不可同日語也嗚呼天下太平日久矣斯人者不得崛起

于功名使衛青霍去病輩獨髙于前世而死可勝歎耶葢將有拊卷想像欲作而不可得者建中靖國元年六月二十四日姑溪李之儀

書林逋處士詩後

西湖風物固不遷但無和靖輩人物爾覽之悵然姑溪老農

題范巨卿傳後

朋友之道廢久矣託生猶不可得況託死耶凜凜若人

至今尚有生氣師道獨友之于千有餘年之後豈其金石不渝真有志于是者歟遂假一時善書録以置座右而時用以自警策且復告諸氣類孰不知有是道孰不知有是人而未彷彿于議論商確者詎能雍容履踐將與之並驅爭先乎吾知勉矣亦由師道而發之也

姑溪居士前集卷四十二

姑溪居士前集卷四十三

宋 李之儀 撰

祭文 薦亡疏文附

祭秦少游文

嗚呼少游子不可得而見矣而子之平生未嘗一日忘于胸次也想像展轉一嚬一笑拱揖步驟折旋俯仰至于眉鬚膚髮已來歷歷可數可襲如扶携傾倒論難抑

揚之際也晝而思夜則往往發于夢寐不在扁舟江湖之上即並鑾闕廷之下與委蛇班列之中或相與追逐樽俎之地也嗚呼子一去雖冥冥寂寂無路可從然子之所寓予已得之而無疑其清都紫府雲衣玉簡寔子之素志而今輒未及者豈有以記之而適乘其係累也方其聞子之訃也予哭之幾不欲生已而丹旐之歸又得哭于江上蓋嘗寫子之哀而宣之以祭也于是子之孤羸然衰服執徐夫人之喪來訃之于予曰將遷子之

柩合塋于惠山之陰而用予昔遊之詩以定計也嗚呼故鄉義也今子之藏予固所願歸骨似在其左右而一語動揺遽不能自果亦初不謂子由此而來遂夫阡隴為隣使子孫歲時展省永不相捨命矣乃天若有所制也衰疲茍生餘日無幾既不得憑棺一慟又不得從摭鐸之聲以臨其堋而雪涕也不腆儀物聊致一奠庶幾不忘疇昔為子隨所厚薄屬饜而盡醉也

祭折渭州文

理固可期命或難制天人之間時有同異雖公之出逢世昌明束髮從軍隱然其名以忠得君以仁得衆談笑廓清亦鼓而勇彼絶漠來天都其藪鳥竄鼠伏恃此以久於赫先廟神靈在天既遺聖子又委公賢獻俘重光收功大觀高旌巨節以極歆羡方期都護開府稱觴公胡不淑正晝而亡上自朝廷下至蕃漢歎惜震悼情無少間矧我以鄙早辱公知發訃失聲既驚猶疑十年江湖望公天際公不我遺軫卹相繼公今已矣欲報不能

公有令子實我弟昆臨喪無從又阻執紼有淚如泉淋浪胸臆

祭文

嗟我晚生猶及前輩端厚沉懿莫或瑕纇固不妄發發必有對落羿彀中遊豈在外表柔裏剛如未嘗淬一振其鋩萬牛可膾彼不知我我何彼罪命非力勝誰進誰退嘗謂涉世有同碾磑運轉循環即分向背惟我低昂無彼殿最以是始終一槩諸内白首歸來自信不昧庶

幾百年遠與德配如器琉璃忽爾破碎求仁得仁公則何憖彼譖人者寧不知悔方公之歸亟欲往會杖履周旋豁我翁薈差池未及奄隔明晦茹歎銜哀薦此一醉

祭某氏夫人文

嗚呼不求而得不思而至自非積累豈復如是八十之年臨終而仙冥告之符孰不謂然夫人之賢乃其自出端靜柔閒不愧典則來嬪君家實配我公翕然宗之有德有功公且逝矣奄然先之意將禊除以待公歸茫茫

青都表表淨土不仙則佛固有其處萬世之後瞻望何及生者之情徒啜其泣聲若羅列醉𦙶闕後先失聲闕

庶與公俱歆此一奠

祭文

嗚呼霜天之鶚雪野之驥既得其時斯動而銳君相一德禮賢下士知公有才首擢已試浮雲雖作旋亦昭示事任遽隆寵榮斯洎如何不享使我增喟嗚呼我登公門公甫數歲氣已食牛信必達器惟文恭公每進諸穉

指公語我此郎特慧他時可觀吾家幾世四十四年利害多契情好之篤無異兄弟我方南遷為衆所棄公獨不恤問勞相繼間遣其子顧吾窮裔眷言恩勤實自高義比家金陵公且適至暮夜過門握手出涕謂我雖老壽骨可恃鷄黍田園約我為備我笑謂公非公所議願公直前無跋無疐公能信然亦我之利别來兩月忽訃已逝不覺失聲公而止是公有令子敏洽而藝庶其緒餘必踐無愧雖不終享足以為遺獨我報公幾至無地

歛不得親器不得致用託長疏侑公一醉

疏文

藏雲十二月十四日齋僧轉經功德疏是日大

雪

歲月易遥怳如夢斷音容雖隔宛在目前念去識之莫追仗真乘而仰導適臨諱日恭詣靈園延西竺之勝流演貝葉之秘説上林震動俄瑞雪之來符歌唄抑揚猶内官之化現光明説法之地散漫雨花之天召此休徵

尤知顯應某人神遊不昧實界安居經徹三摩永謝諸緣之漏同會一處長陪上善之人

先妣忌日齋疏

江山雖異所利者葬書阡隴既營適逢于忌日載念劬勞之重難忘追慕之懐祈哀覺皇正位新室庶修崇之不昧達增上以彌高非徒致謹于莊嚴兾亦告成于遷奉伏願某人周旋饒益資籍光明即福地為萬世之安躋妙縁于三界之外金沙布地瑩如清淨之蓮華玉偈

聞音超證飛昇之化佛

二月四日墳山齋僧轉經追薦

與人異轍問佛知因乃能所願必從是故有感斯應眷言我氏既掩泉宮茲臨屬纊之辰尚昧應緣之地恭依新壟仰達真誠憑齋修持誦之功薦資藉莊嚴之福設猶沉滯遂獲超昇如在功名更期增上伏願藉平生之信向仗今日之修崇地布金沙安居于淨土音聞玉偈不捨于紺容永辭濁惡輪迴常為般若眷屬

癸巳二月四日齋僧疏

衆生業力未免億刼迷塵諸佛願心務捄一切苦楚恭惟無上之正覺乃是去識之資糧明晦既殊薦嚴敢昧伏願某人以平時之素履仗今日之良因沉冥不滯于闇途安養常居于樂國玉毫光裏親承解脫之音金色界中永陪清淨之衆

姑溪居士前集卷四十三